

突然，我看見一條靜靜的河，河畔有青青的草，有綠得叫人發狂的垂柳，有輕盈的雙燕裁柳剪風的飛去……果真是詩中草木，夢裏江南？

「翠拂行人首」，啊，這是真的呀！

哪像「皇后像廣場」那一株兩株憔悴的垂柳，你要它拂你，就得自己走上前去，把身子挨近，它還不肯拂呢！

日影行□小思

日■近■長■安■遠

細雨迷濛裏，我們踩着會喀啷作响的石子路，看過了植有十三萬棵不同名字樹木的明治神宮，學會了在明信片上常見像個「井」字形狀、人家多用來代表日本風光的那類建築物的名字：「大鳥居」——神聖的標誌，也跑過日本人會帶着一面敬慕、而又十分嚴重地站在它門前拍照留念、我們卻搖搖頭說：「那兒可以比得上咱們北京故宮」的皇居。旅日的行腳，就這樣展開了。

突然，我看見一條靜靜的河，河畔有青青的草，有綠得叫人發狂的垂柳，有輕盈的雙燕裁柳剪風的飛去……果真是詩中草木、夢裏江南？我去輕攀拂首的柳條，捏得滿掌冷冷的雨水，定一定神，只見身旁有一堆正肅然諦聽導遊人員講解的日本人，我不禁悽然。誰會知道，這兒有個優瓜，竟站在異國的泥土上，去追尋從未見過的鄉土面容。咬一咬脣，我提醒自己：這是可憐又十分可恥的聯想。

但，在日本，要自我提醒的機會實在太多了，因為它有數不盡的東西，會惹起人聯想的。日光的「東照宮」、京都的「二條城」、大阪府的「大阪城」、明明明白就是依據唐朝建築做樣本的。金壁輝煌、雕刻精細的長廊和殿門，就直截叫做「唐門」。宮裏屏風上的畫，跟在「故宮博物院」看到的唐人畫，沒有多大分別。古木參天的幽林，傳來陣陣古琴，沿聲細覓

，拐了幾個彎，只見又另有樹林，琴音還是來自無覓之處，這般況味，分明又是古意盎然。踏進在古代，本來為帝皇貴族織錦織絹的「西陣織物館」，能不想起跟曹雪芹有關的「江南織造廠」麼？看了德川時代三大名橋之一的岩國錦帶橋，還會懷疑「清明上河圖」裏那道橋太彎，怕站不穩腳嗎？

於是，儘管不斷地提醒自己，但這種聯想竟是揮之不去，而且愈來愈強烈，往往一閃的就佔住了腦海，我完全失去控制它的力量。試看看吧：踏上絕不用上一口釘，只靠木樁嵌成的清水寺眺望台，我便想起宏偉無比的天壇。看見擺在寺門的一雙鐵屐，和兩枝許多人使勁也提不動的鐵禪杖，我又彷彿看見了魯智深的影子。在綠悠一片的「後樂園」裏，我會誦着范仲淹的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、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。進入陰森肅穆的「三十三間堂」，面對一千尊觀音和面目猙獰的十八位羅漢，我問「雲岡石窟」是不是一個模樣？跨進滿是奇怪形狀鐘乳石、豐富地下水冷得我發抖的「秋芳洞」，在讚歎之聲不絕中，有人告訴我「七星巖」比它好看百倍。

也許，真有點自討苦吃。我不能責怪日本保留了太多中國的味道。「日近長安遠」，誰叫我只站在落馬洲山岡上臨風惘然，卻從沒跨過那河，如今，反飛到千里外來呢？